

北京中轴线历史景观的保护：以永定门复建为例

王雨桐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济南 250100, 山东, 中国

摘要：本文以永定门复建为切入点，考察北京中轴线历史景观的恢复问题。北京中轴线全长 7.8 公里，七百多年来始终塑造着北京的城市格局。位于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于 20 世纪 50 年代被拆除，其复建是恢复中轴线连续性、保全其历史完整性的一项关键举措。本研究探讨复建的正当性依据，重点分析其如何试图重现历史景观，并确保中轴线作为一个文化与空间实体的整体连贯性。研究同时讨论了复建所引发的挑战与争议，包括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标准的契合度，以及其在讲述中国历史与文化叙事方面所承担的作用。文章最后就此次复建对城市规划与遗产保护的启示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有助于深化相关领域认识与实践的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北京中轴线；永定门复建；历史景观修复；世界文化遗产

Historical Landscape Preservation along Beijing Central Axis: A Case Study of Yongdingmen Gate Reconstruction

YuTong Wa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Yongdingmen Gate as an aspect of restoring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of the Beijing Central Axis, a 7.8-kilometer-long urban axis that has shaped Beijing's cityscape for over 700 years. The reconstruction of Yongdingmen Gate along the Central Axis, demolished in the 1950s, is a key initiative to restore the continuity of the Central Axis and preserve its historical integrit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justification behind the reconstruction, focusing on how it aims to revive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and ensure the Central Axis's coherence as a cultural and spatial entity. The research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and debates surrounding the reconstruction, including its alignment with UNESCO World Heritage criteria and its role in conveying Chin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narrative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reconstruction for urban planning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suggest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s in these fields.

Keywords: Beijing Central Axis; Yongdingmen Gate reconstruction; Historical landscape restoratio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一、引言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Ufascience Publisher.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文章引用：王雨桐. 北京中轴线历史景观的保护：以永定门复建为例[J]. 社科与人文前沿, 2026, 4(2): 53-59.
DOI: <https://doi.org/10.61784/fssh19>

（一）研究背景

北京传统中轴线纵贯老城，自南端的永定门延伸至北端的钟鼓楼，全长 7.8 公里（图 1）。



Figure 1 Location of Beijing, China

图 1 中国北京的地理位置

来源: <https://www.openstreetmap.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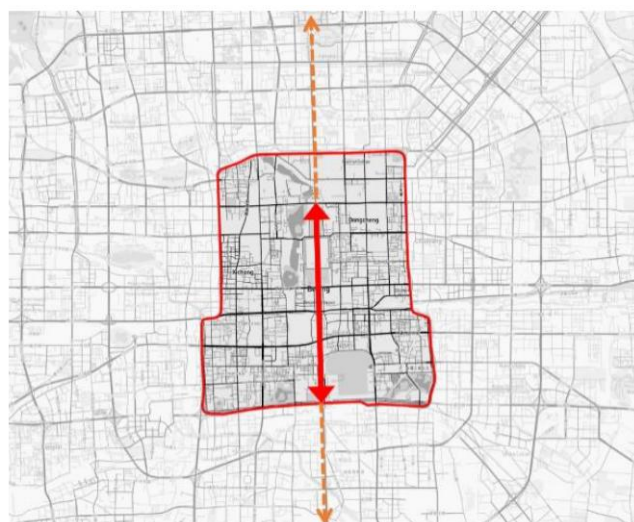


Figure 2 Location of Central Axis in Beijing

图 2 北京中轴线的位置

来源: <https://www.openstreetmap.org/>

北京中轴线始建于 13 世纪，于 16 世纪最终建成，形成“凸”字形格局（图 2）。历经七百余年的发展与完善，它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保存最为完好的实例，沿线分布着皇家宫殿、礼仪建筑、行政设施与古代道路遗存等多种历史构筑物。

中轴线沿线现已有三处世界遗产——包括 1987 年列入的北京与沈阳的明清皇家宫殿、1998 年列入的天坛（北京皇家祭坛），以及 2014 年列入的大运河（通惠河北京旧城段：澄清上闸，即万宁桥）。这种碎片化的分布，关注的是单体建筑的保护。然而，当中轴线沿线的各处历史遗迹被整体审视时，它们所呈现的就不仅是建

筑本身，更讲述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中国文化中“中”这一传统审美观念的故事。基于这一理念，中国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北京中轴线”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在2017年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中明确提出：“推进北京中轴线申遗等工作，结合重点地区的综合整治，保护中轴线历史景观特色，使之成为体现首都文化自信的代表性区域。”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强调，中轴线以其空间秩序统领北京老城的整体空间布局。恢复中轴线沿线的传统历史景观，有助于强化其空间秩序 [1]。然而，中轴线沿线的部分节点建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已被拆除，破坏了轴线景观的完整性与连续性。为此，中国政府决定在永定门基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复建。

（二）研究综述

国内既有的永定门研究可归纳为四个主要方向。第一个方向关注永定门的历史沿革与建筑形制。王飞专门考察了永定门建筑在历史进程中的象征意义；此外，还对永定门的历史背景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汇集了大量有关其过往的重要细节。第二个方向从城市景观的角度探讨复建永定门的必要性。艾俊强调了永定门在塑造城市景观方面的作用，凸显其在历史与空间语境中的重要性。第三个方向着眼于支持复建的考古发现。赵兴就永定门以北石砌道路遗存的真实性开展了细致研究，为复建工作提供了关键证据；与之相类，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又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于2023年发表考古报告，总结了与永定门历史遗存相关的发现[2]。第四个方向涉及政策分析及其对中轴线的意义。王明振对保护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这些政策与永定门的关联，以及永定门在中轴线整体框架中的位置。这四个方向共同构成了对永定门的意义、保护与复建可能性的理解与持续讨论。

然而，尽管这四个方向在国内语境中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仍有必要将永定门个案与全球文化遗产管理的趋势加以比较，以拓展讨论的视野。Murillo Camacho 指出，学界日益关注在保持建筑完整性的同时，确保遗产与其文化本源以及在变动中的城市环境中的定位保持关联。Winter 探讨了亚洲如何通过将专业知识与传统的、在地化的方法相结合，发展出一种现代保护路径。WINTER 还指出，西方保护专家往往缺乏对亚洲所面临的社会文化复杂性的认识。例如，缅甸蒲甘考古遗址的佛塔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历了大规模修复，这一过程受到西方保护主义者与艺术史学者的广泛批评 [4]。在柬埔寨，印度考古调查局对吴哥塔布龙寺部分受损部位所开展的大规模重建，在全球保护界引发了显著争议。这一大规模修复引起了忧虑，并激起了关于其保护方法的争论 [5]。上述案例凸显了若干关键议题：如何在建筑完整性与文化真实性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将现代技术与传统实践相整合，以及如何应对社会文化的复杂性。这些全球经验为理解永定门项目所蕴含的挑战与机遇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研究目的与目标

本研究旨在分析：在国内外对此类“复建”普遍存疑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何仍坚持认为有必要复建永定门以恢复历史景观。研究同时探讨永定门仅作部分复原的原因与理据。最后，本研究试图阐明永定门复建所生成的新意义与新价值。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

在文献综述部分，笔者将厘清永定门的历史与建筑背景，以探明政府在拆除该门之后又为何愿意对其进行部分复建，以及此类修复活动对城市历史景观的影响。此外，本文亦通过文献梳理，回顾国内外围绕该建筑复建所形成的争议。

（二）实地调查

笔者于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2022—2024 年）实地考察了永定门，以探明其在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时可能面临的潜在威胁，以及永定门与其周边环境之间的关联。此外，笔者亦尝试在实地调查中说明所观察到的、有关中华民族对“中”这一观念的坚守与运用的视觉证据。

三、永定门的历史背景

自明代以来，北京的城门在两个世纪的不断改建中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格局。清代延续了这一形制，保留了城墙与城门的朝向与形态 [6]。这些构筑物将城市划分为功能各异的内城与外城。内城设有九门并包含皇城，为政治权力机构所在 [7]。外城设有七门，两者合计共十六门，见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s of Beijing City Gates

表 1 北京城门的分布与功能

位置	方位	序号	名称	现存状况	功能
内城	南	1	正阳门	城楼与箭楼尚存	皇帝专用
		2	崇文门	已拆除	运酒
		3	宣武门	已拆除	运送囚犯与尸体
	东	4	东直门	已拆除	运送建筑材料
		5	朝阳门	已拆除	运粮
	西	6	西直门	已拆除	运水
		7	阜成门	已拆除	运煤
	北	8	德胜门	已拆除	出兵
		9	安定门	已拆除	皇帝祈福
外城	南	1	永定门	仅复建城楼	南郊出行
		2	右安门	已拆除	治安检查
		3	左安门	已拆除	运送酒类
	东	4	广安门	已拆除	进京通道
	西	5	广渠门	已拆除	贬谪官员出京
	北	6	东便门	已拆除	运输
		7	西便门	已拆除	运输

永定门位于诸门之南端，始建于 1553 年，因财力所限，当时仅建成城楼。瓮城于 1564 年增建。1766 年，城楼重建，并增建箭楼，建筑规制随之扩大。

1950 年至 1951 年间，瓮城被拆除；1957 年，箭楼与城楼亦相继拆除，以满足公共交通的需要。

1999 年，一项旨在改善北京中轴线文物状况而提出的永定门重建建议，引发了关于复建必要性的讨论。城楼复建工程最终于 2005 年启动。整个复建过程始于 2003 年对永定门基址遗存的发掘。据考古发掘报告，南侧遗址因部分被河道占压而遭到破坏。经讨论，最终决定改移护城河河道，使永定门城楼的原址得以部分重建。尽管因场地不足仅复建了城楼，它仍被视为“一处历史地标，展示了中国古代建造城门楼所采用的传统形制与建筑技艺，用以标示原城门的位置，并严格遵循《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北京中轴线官方网站）。

四、永定门的空间意涵

永定门是北京外城规制最高的城门。它承担着多重功能，包括抵御外敌入侵、承担交通往来以及执行重要的行政事务，如图 3 所示。

在永定门的防御体系中，城楼是最为薄弱的一环，因其连通内外交通。为加强防卫，人们修筑了称为“瓮城”的城垣与环绕的护城壕；清代又增建箭楼，以提升城门的整体规制。城楼、瓮城与环绕的壕沟及箭楼由此共同构成了城市的防御屏障。尽管火炮的出现削弱了其防御作用，永定门仍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城楼一带人流往来频繁、商贸繁盛，承担着对入京商旅进行治安检查与征收税赋的职能；它同时也是皇帝前往外城举行祭祀的通道（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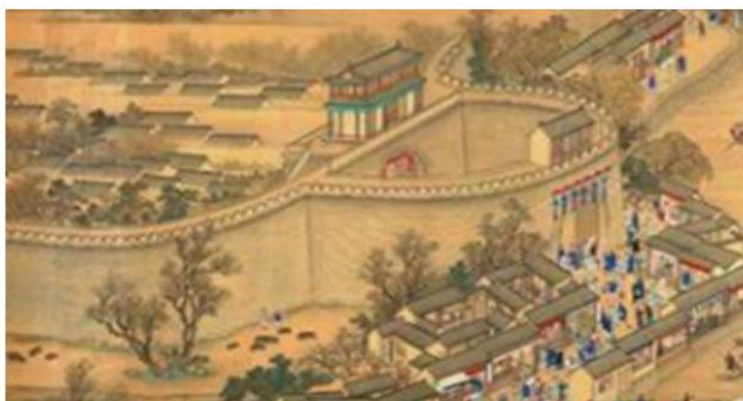


Figure 3 Social Functions of Yongdingmen Gate

图 3 永定门的社会功能

来源: http://yunhe.china.com.cn/202010/23/content_41334798



Figure 4 The Kangxi Emperor's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 Scroll One: Leaving Yongdingmen, Yang Jin, 1691-1693

图 4 《康熙南巡图》第一卷：出永定门，杨晋绘，1691—1693 年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军事功能已无必要，而永定门周边地区又缺乏适当的土地利用规划，由此导致了无序开发，无法满足工业改革之后城市交通的需求。因此，在此后五十年的城市规划历程中，永定门经历了由完全拆除到部分复建（具体为城楼）的过程，其景观意义与政治象征也随之几经变迁。随着城楼的部分复建，永定门再度成为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了轴线的完整性与连续性。

它的存在显著增强了这条南北向轴线的连续性与逻辑贯通。通过强化空间对位与视觉和谐，它提升了中轴

线整体的凝聚力与统一性。永定门的复建同时也影响了周边地区的城市空间。作为中轴线的组成部分，它为该区域带来了更浓厚的历史氛围，并成为周边城市更新的重要参照点。此外，复建进一步凸显了这一地区的空间意义，使其不仅是一处历史保护场所，也成为历史空间与现代城市空间相融合的探索。有学者认为，永定门周边空间功能单一，未能满足居民的游憩与休闲需求 [8]。然而，通过这一过程，永定门与中轴线的其他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体现出北京城市规划对历史空间的尊重与延续。

五、永定门复建的政策与争议

1999 年，在永定门被完全拆除四十二年之后，一项旨在改善北京中轴线文物状况而提出的复建建议，引发了关于重建必要性的讨论。有人认为，复建后的永定门并非原有文物，违背了《威尼斯宪章》关于文物重建的规定。相关依据于 1980 年前后引入中国：西方的“真实性”概念在中国遗产保护领域被译为“原真”，由“原”（原有面貌）与“真”（真实）构成，意指“原有特征加上其后的演变”。但以中国古建筑修复专家罗哲文为代表的建筑学者提出，《威尼斯宪章》系以西方国家石构建筑的规程为基础，因东西方哲学理念不同，并不适用于亚洲的木构建筑。

在此背景下，一份题为《中国特色文物古建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共识——曲阜宣言》的行业共识于 2005 年发布，并由中国古建筑保护与修复领域的多位专家共同签署。该文件指出：“古建筑的修复，只要遵循原形制、原层次、原材料、原结构与原工艺，仍应被认为具有科学、艺术与历史价值。”尽管这一原则最初仅拟适用于建筑修复，但 2005 年这份文件的内容确实对建筑保护领域内关于重建的态度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实践中，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审批“复建”项目时，更为看重方案的“历史依据”与“必要性”。最终，为增强中轴线的连续性，有关方面依据拆除过程中所保存的、足够完备的记录与图纸，决定在原址复建永定门。

六、结论

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代，当时该城在蒙古语中称“大都”，在突厥语中称“汗八里”，二者皆意为“君主的居所”。彼时中轴线长 3.7 公里。经明清两代的进一步发展，其长度延伸至 7.8 公里。

在北京作为都城的七百年历史中，不同民族曾在此建立政权，持续推动着中华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然而，各民族的都城规划都深受一项根本原则的影响：立国于天下之中，而王宫居于国之中。因此，沿北京中轴线营建的紫禁城容纳了一系列皇家宫殿，并由内城与外城环护，以凸显皇权的至高地位。以宫城作为国家决策的核心，这条轴线组织起城市的空间结构，将主要的宫殿、坛庙与官署依次排布，以利于治理并强化社会等级秩序。在这一规划理念的框架之下，北京中轴线堪称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最佳呈现，这一统一性正体现在其代代相传的营建之中。

作为见证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象征性轴线，中轴线是一种无法被直接观看的概念性建构。若要向世界传达其意义——即通过文化特征呈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沿这条轴线恢复历史景观便势在必行。因此，永定门这类代表性建筑的复建在其中具有关键意义。在分析永定门复建个案时，首要目标在于恢复历史景观，以生动可感的方式传达历史，帮助人们理解并体验过往的文化。这一考量优先于对永定门自身建筑价值的评估，也优先于对国际公认重建标准的严格遵循。尽管国内外围绕重建存在严格标准与诸多争议，中国政府仍为此类项目投入了大量资源与人力。

值得庆幸的是，在复建工程完成之后，中国政府公开承认其复建建筑的身份，并强调对其基址所开展的考古调查。这一做法契合国际上关于材料真实性要求的标准，确保了它作为历史再现的角色。此种路径不仅维护

了中轴线景观的完整性，也符合世界遗产保护框架所确立的标准。这一实践同样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依据标准——其对世界城市规划史的重要贡献及对东亚与东南亚都城营建的影响——以及标准——保存了一组相对完整的建筑群，代表了一种源起并发展于中国帝制时期的独特城市历史类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6届会议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的最终结论中，“重建”问题并未被忽略。关于北京中轴线遗产项目的描述指出：尽管遗产边界内的部分要素（如历史建筑）曾经历拆除、重建与改造，遗产的某些区域已经并将继续得到修复与整治。虽然历史建筑的功能已发生改变并被转用于公共用途，但轴线的整体功能得以保留，仍旧是首都的核心。这表明，北京中轴线作为一个文化遗产项目，是从“轴线”这一特定的现代城市规划视角，重新审视老北京的规划与营建成就。老北京的规划与营建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实体，而中轴线的构成则更像是一条线索，说明中国的文化思想如何引导城市规划并影响人们的生活。

北京中轴线的保护，既需要尊重其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也需要适应现代城市功能的需求。这一权衡促使规划者采取多种保护与改善措施，以确保中轴线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保持其相关性与功能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轴线的持续发展不仅有赖于有效地讲述“中国故事”，也有赖于坚持一以贯之的规划原则并运用多元的方法与技术。这些举措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华民族自身，也为全球城市规划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笔者未来的研究将着重分析其他城市的轴线设计案例，通过比较与借鉴，识别适用于不同文化语境的规划策略与方法。这将为中轴线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城市规划提供进一步的洞见。

参考文献

- [1] 艾静. 永定门: 北京古都中轴线南端的起点. 工会博览, 2023(17): 37-40.
- [2] 安彦, 刘钊, 史进. 基于激光雷达对北京中心城区历史建筑保护研究——以永定门城楼为例. 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 2021(4): 143-144.
- [3] 陈晶. 权力与空间: 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思想的演变. 建筑创作, 2014(Z1): 470-474.
- [4] 崔金泽. 破题——刍议中国文物古迹的物质性再造问题. 中国文化遗产, 2017(2): 16-27.
- [5] Guha-Thakurta T. *Monuments, Objects, Histories: Institutions of Art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Ind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6] Murillo Camacho K S, Fouseki K, Altamirano H. Sustainability and Energy Efficiency in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of the Historic Centre of Mexico City. *Heritage*, 2023, 6(9): 6343-6357.
- [7] Stadtner D M, Freeman M. *Ancient Pagan: Buddhist Plain of Merit*. River Books, 2005.
- [8]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Beijing Central Axis: A Building Ensemble Exhibiting the Ideal Order of the Chinese Capital*, 2024.
- [9] Winter T. *Post-Conflict Heritage, Postcolonial Tourism: Tourism,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at Angkor*. Routledge, 2007.